

集部

倪文貞集卷三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啓

制曰夫姬旦以禮樂造周匡衡以詩書光漢古之明宰皆出儒宗蘊兹文心彰為治業况於秘通圖緯旁暢機能天老受籙以配上台子房運籌而詘羣策有安社稷

宜錫山田爾具官某品詣孤清學躋光大廣川之悟極於天人翁歸之才兼有文武是知八索徵倚相之修能亦粤三朝食甘盤之舊德既而邊吏不戒名疆坐摧維爾肯辭清切出領紛拏屬孫子以練婦人資光弼之新壁壘會懼貝錦遽歎冥鴻朕知其人召還厥職啓心命說典禮咨夷猶且出其幽通褱余欽若璣衡既正澤火俱宜是故綜子之長以古為鑑可使孝先悔笥家令盍囊鄒衍失其譚天張衡詘於靈憲旁求既得大猶以張

金礪朝夕之功玉鉉剛柔之節丙魏劘德爲之寬嚴房杜並才致其謀斷翼宣之道斯不没已嗚呼宰相讀書个臣無技清謹故殊伴食厚重自非少文有如爾者不亦難乎兹用晉爾階光禄大夫錫之誥命爾其欽哉益務懷忠絶欺柬禮紬數四郊歸耻一夫引辜懐若撻之心負時瘝之懼朕允保奭維若兹誥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曾祖父

制曰朕聞祖考之嘉名美譽亦猶子孫之冕服宇牆芘蔭宏多章施無旣故寶良禾而昧豐壤驚洪流而闇崑源皆為繆愚失其本論爾徐珣乃具官某之曾祖載其淳龎游於廣大非必彌衡溢氣尊一鶚之能誠如季野不言備四時之德里懼陳君所短盜畏彥方之知羊裘高風鹿門大隱雖杜機九源而彌蓄其氣故行山十驛而不昧其宗今爾孫黼黻大猷丹青神化夢帝賚予得之玄契為多率祖攸行知所從來者遠是用追贈爾光

祿大夫洞酌注茲餴饎承其遠澤初生詒厥瓜瓞報其
本謀於戲休哉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吾騶

制曰夫車集輔以為安鼎居餗而徵實所以阿衡持轂
有左右之功傅說執烹致羹梅之味厥臣一个其道多
端喜哉之休爛然可述具官某體正骨強材宏道廣自
班禁近遂迴時流王庾並長豐荒迭資其轂玉劉邢萃
美華實各報其春秋用俾啓心藉聞逆耳丁鴻入殿則

羣喙俱摧孫奭升筵則崇顏立降朕嘗悚承篤論靜省
微言斯悟治平之理盡於詩書補闕之功存諸棐廸日
成既宿非假旁求人情所歸自賢夢卜宅揆斯協光贊
有徵觀其懷誠絶欺循體詘數我嘉謀則曰維后人有
枝以為若已誠由進無面從斯泯後言於退食居無私
黨故消媢嫉於公朝若乃綢繆之力手口俱瘏夙夜之
共頭鬚為變孔明之云識治姚崇以言救時謀斷環生
變文在握有相之道於爾歸良矣通綜三載登理成勞

朕體殷宗舊學之思循周后明禋之報特授爾階資政大夫於戲今畿甸游臻寇盜滋生朕每當餐為之投袂冀爾引多壘之慙興納溝之懼遠維尼父持危之言近中晉公滅賊之誓集思以濟獨立無撓庶幾策力畢升陰陽不戰功彰傾否道極調元邦其永孚於休爾有無窮之聞

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士樸

制曰朕撫宏圖時逢多事深惟帝王之道雜於富強百

爾之才注於功利故以理財責之儒者治賦問諸端人爾具官某體正骨強才長慮遠出有異績入多讜言當逆豎猶豕方牙蟲蜂將變維時懵者智昏於襲石怯夫氣墜於當車資爾百里之瞻奮其一椎之擊言既驗矣禍亦隨之迨朕解紘更新用人維舊召司常伯旋陟小徒授杜預以度支任鄧侯而轉餉而爾審權金石竭慮中邊期於士飽馬騰奮揚赫濯非必天降地出妙殫營綜會計有章綱條無弊蓋既以兵多不戢大懷脫巾之

憂亦由賦出加征深切反求之痛處玆旁午實亦奇難非爾之能孰肩斯任是用晉爾階正議大夫嗚呼今國比空鐺世當轉掞蠹積重則難剔病小愈而易加故時詘舉贏轉箸已窮於仰屋雖大來小往伏莽猶虞其升陵爾尚以正學籌財以深心保泰要引周官之制坐屈孔桑無俾元祐之衰退為紹述凡玆安阜平康之福咸爾翼為明聽之功

妻

制曰室家之壼景命侈其天釐風火之貞正位利乎王假妻者齊而兼士行家有好以章國榮爾具官某妻累封淑人某氏易中饋之無遂詩李女而有齋當其斷織襄勤是使樂羊坐進及夫從官勗義因之李侃得遷乃若爾夫抗疏遺榮賴爾有蒙山偕隱之致奉公不染賴爾無北門交謫之言此誠良士之師資簪笄之秀出用仍封爾為淑人比王臣而無成有終當有道而子紱我佩

總督薊保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曹文衡

制曰夫詩頌元老易稱丈人以克壯之猶圖功好兼暇整以剛中之德奮武勲著敉寧所以威形四騏命隆三錫爾具官某不可親踈令之元敬兼備文武比於修期笠則棘庭忠形藥石處脂勿潤版曹之良理繩不勞嚴郡以治東海之歌每每南州之賦芃芃凡諸炳然可得而述洎於三呉建節百吏承風用使波鯨戢氛市憒解佩而時則禁旅日廢邊吏不咸喜峯之嚴隘曠若莽蒼

畿輔之要衝度猶枕席朕輟箸而歎拊髀誰歸睠爾干城畀之鎖鑰北門資晉公之臥護遼人聞司馬而戒心而旌節甫臨壁壘遂變部署刀鎧悉寓鈐謀跋涉川原周知要害辛棄疾之威信著於車旗程不識之精嚴形諸刁斗自可弓名克敵樓號籌邊真有常武江漢之風非如灞上棘門之戲爾能如此朕復何憂是用晉爾某階於戲今天災洊至而戎武未揚維爾淵謀不可聞見尚冀守其剛直益以精沈法濟寬嚴合光弼子儀為一

人之美策兼兵食如羊祐杜預有十年之儲無或示瑕期必奏績宜有土田山川之報召虎豈徒精金古器以寵奇章爾其欽哉無荒朕命

妻

制曰朕覩往古曲軫勞臣東山斧斨婦歎形於鸛蟻朔方旟旐閨思寫以蟲螽惟夫靡室興家其情可念所以既富方穀有好必偕爾具官某妻淑人某氏充瞿致孝継折有程閨通禮文婦供子職求之今代斯有至難若

乃敭歷中外川霖金礪之功又爾黽勉有無游泳方舟之力况復江連沱汜星被衮裯梅桑以表心儀樛藟之迎福禄豈不足以示彼有位消其忮心乎兹用仍封爾為淑人有美山河無斁縞衣之志尚同薪膳式追錦繖之風

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解學龍

制曰夫王猷允塞而求闞虎价人維藩之曰干城所以山川土田大疇江漢精金古器小報奇章國有隆施義

存稱量具官某居品制才矜節治氣昔以直道聖於凶
氛諫草雖焚黨碑不沒世歸正人之號朕維舊德之求
爵以江州重藩比歲多事爰命方叔出總師干所期萊
公遙持鎖鑰維爾機能内柬威令外持遂俾杜嵌因氣
於荆湘盧循墜魂於嶺嶠人還禮樂戶享農桑僉曰西
江今之樂土慎封中畫周嘉終始之功足食銷兵唐列
上中之考是用階爾通議大夫今鴟黨日繁豨突不已
大江右左賊所必窺三楚襟喉兵不加益尚益體求駿

聽鼙之意厲鬪雞擊楫之心共武匡王功茍奏膚於六月折首獲醜國必有賞於三年朕不食言爾無荒命

吏科給事中宋權

勑曰夫人鑑則明主之所取也取諸人鑑必取諸彊骨深識之士以爲其於事無避而天下之議論有其歸矣古之帝王求得其人則必貴尚其言以章其志故其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爾具官某靜沉之德以致其才當牧陽汾覽健俱出烹鮮拔薤原田積歌夫長吏者天

下之所歸能也其不忍於吾民而健持其官則朕謂其人必致忠而氣出是故擢爾華要試之天垣維爾主其疆遂朏為伊優其身獄然風論山立剔滌塗駁竭忠盡誠昔彦伯救時著樞機之論李藩批勑藴宰相之能以今量古豈不然乎用改授爾階徵仕郎今吏道多端而才効不出朕外責主爵吏而内望子子必圖之茍使吏無弊天下治矣其不然使吏無庾弊天下亦治

父

勑曰夫循吏之徳雖更十世不可忘也漢光武之封卓茂去其為令二十餘年然其詔書則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道止其身而報若此矧夫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者歟爾原任福山縣知縣宋沾乃具官某之父明體達用卓然儒者學問宏廣小試鳴琴覿其敏奏牛軛清徵馮骨釜魚之所揚義車禽之所獻靈汝隂神父和寧慈君可以方斯則其茂出者矣盡瘁中殞以軀狥官而傳譜再傳狐教無貳是父是子可得而覿焉語有之曰

樹落則糞本烏有懷其龜實而不知其所從來者乎用改贈爾某官彌章鯉庭他日之心斯知喬木世臣之謂

嫡母

勅曰維婦亦百行也然而莫不有其本務焉不孝其上而能不妒與慈以及其下者未之嘗聞爾孺人以孝旌張氏乃具官某之嫡母美在其中聲聞於外觀夫所司之所係上往縴之所致稱崔婦趙妻不足為孝若乃佐夫以正逮下之仁斯俾螽羽騰歌江沱戢詠鳲鳩有如

一之性倉庚為化妒之羮顰眉所難是為備德用贈爾
仍孺人嗚呼非其生而祝似移其孝以教忠厥維休哉

生母

勑曰夫貞母之教其子至矣矢於靡他猶曰貳乃辟也
云爾其子受之以共其官復何尤焉爾封太孺人以節
旌丁氏乃枼之生母自爾夫死勞以往皆未亡荼茹之
年恃爾貞凝不可轉卷聽悽歌於黄鵠仰嚴龢於懐清
燦彼國常光於女乘今爾子磊砢著節慷慨揚忠凡掖

垣骨鯁之聲皆霜閫身先之教是用封爾仍太孺人嗚呼以兹再命報其三遷不為負人毋矣聞者其興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

勑曰夫欲澄滌六字其必由吏治乎今選舉滋獘才適功絀使朕日發誠而時察之不如求正色之士立於朕前是能為朕治吏使朕不惑也爾具官某風道遒凝掌蹠高遠當其筮仕試於温陵時值鯨鯢沸波鴻雁蜚野恃爾衽席內蔽干櫓外施晉陽之非繭絲朝歌之為利

器循卓之致於此可觀既擢夕郎使表天掖而爾清剛彌厲鯁固不撓棐廸之心形為涕哭指畫之氣發於精微至言有入骨之誠號惕章揚庭之力是使人材日出吏道不利斯誠百爾之所歸能重旒之所取照也朕甚喜得子是用改授徵仕郎嗚呼惟愛必犯惟直必平谷永繁稱不為能諍義縱鷙擊不能為治爾其念之怵惕惟厲思免厥愆

父

勅曰朕觀董子之言曰孝子之義取之於土董子以為土不自有其功名而歸之火是土之孝火也然而熯物著光火之自為功名而下教其土董子又烏知火之慈土有如此者乎爾原任羅山縣知縣贈文林郎曹嘉謨乃具官某之父處為名儒仕稱循吏鄭氈獨冷底髦士於成材潘縣俱春望神君之極譽至於教誨爾子鞓鞳於時出則流膏入而納誨是宜綽琰治譜秘為家珍斯知瞰殺直聲本諸庭授緬懷舊德能不慨然茲用改贈

某階如爾子官嗚呼朕為人子報其父如此國常固然
雖然何以報朕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

勑曰夫功言之道如燧日相取朕治天下欲使致言者
司功致功者司言致言者司功朕猶將疑之致功者司
言則天下之所共信也且夫治氣强立非一日之積也
其人功見則其力出其力出則天下之理歸之是故其
言幾深可得而恃爾具官某襟藴鋒岸悉本文心前令

榕城惠政挺紀屬冦蠭發海水為飛爾以書生暇整辦
賊俘馘五百名酋駾奔既復揚鬐沸浪檣櫓壓城而爾
機能非徒墨守設奇制勝遏來邀歸不俟外援破賊滿
萬産蛙竈鼠方斯恧焉朕心壯之召居禁掖益復鼓勵
哭歎俱興諫舌抨文不避權近乍孚而論絶其瞻徊氣
至之言歸於倫脊凡爾所條皆相時最先拊鞬抗肯不
為卮汗是故能言之士皆以為難夫恒星豆離推明太
紫扉嶺鱗矗仰高中黄諫者林立歸健於爾兹改授爾

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嗚呼爾職於計是其畔也夫錢穀大命而罣於小數不察則日紬察之至精懼與治遠朕今務興王道爾規其大爾無面從

妻

勅曰夫人妻之德非其至健則亦不能持也許允賈言若其妻婦人者不其墮歟爾封孺人鄔氏乃具官某之妻以其家貴則宜桃李驕穠以其夫貴則宜山河炫美以其嬪於清白則宜與北門交徧之懟以其相彼忠剛

則宜懐谷風子女之懼今俱不然豈非女士乎茲用仍
封爾為孺人嗚呼維婦職亦諍實惟爾夫允師
父
制曰昔在皇祖顯皇之世居德秉禮興勵天下謹嚴近
侍不畀以權而山澤征榷之政或使為之者以為其事
末屑固非可以煩士夫也然而鴟狐肓張嗥攫四出其
時士大夫率能矯厲風節與相撓持而上亦務為優容
嚴觡之士雖亢無悔朕尚嘉深歎以為一時上下皆可

紀也爾原任南京太僕寺少卿馮若愚乃具官某之父
昔以峭望出守荆襄時值税使矯虔三湘騷沸恃爾鯁
正豚畜虎狼致命亢威幾於破柱元賞之杖神策楊東
之捕任方可謂嶽然不畏彊禦者矣既罣箕錦萋語日
聞顯皇聖明有詔勿問料鬚而免斯有奇焉然猶十年
不遷乃還初服皇考御極笱發衣裳陟於卿華有如威
鳳尋遂凋隕形亡道存茲以爾子有督諫垣用追贈爾
仍正議大夫嗟乎颺颰之義雖使矇者捫鐘揣籥知為

父風朕以甘棠式於爾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母

制曰夫閫德非朕之所嘗聞也然而其理徵著土圭日景可測而得矣測婦以夫測母以子爾贈淑人顧氏乃具官某之母明於理道筭繼之英跡其靜正有齋淑慎不忒而爾夫資之以健正能其官爾子儀之以清貞紹其父思齊聖善豈有疑乎詩悲鞠我禮痛遺棬顧處前喪曷疇其母嗚呼用是贈爾仍淑人緊爾子忠斯爾口

澤惟爾無斁

繼母

制曰語有之繼母食子雖肥不澤傷哉言乎然而秦翟之義胡不聞焉爾贈淑人姚氏乃具官某之繼母承人梁筍而不愆主婦奠莫之容樂我縞綦而能偕君子陽陽之致斯已奇矣至於桑蟲祝似鳲鳩秉均尤非笄珈可得而及兹用仍贈爾為淑人嗚呼慈孝至性詎關裏毛不忮之德敬告百爾

巡視兩關河南道監察御史傅永淳

勑曰朕思守禦之道在明虛實實者簡詰戎兵澄滌將吏虛則以氣取之耳制使御史察視巖關取諸其權重職雄得以抨彈一切然朕謂不如取諸其人之彊直為可恃也强直則其志不回其志不回則其氣蓬涌而出志氣之以致功譬磁之致鐵也爾具官某自其為令已章健聲洎入中臺彌徵嚴節鯁固自遂讜諤屢聞朕時一見其人識其風諭心知斯士國之寶臣夫惟負氣無

懼之夫可以當艱任大由是命爾握斧當關今士馬芻糧徵發旁午而邊臣闒懦不知所持鞅韋之才萃於饕黷投超之氣没於諠呼法令不張務為蒙惑徼爾晶照四出鐵柱不撓亦曷使朕拊髀勿憂當食無歎乎是用授爾階仍文林郎昔李侗之按幽州賈忠之使遼左並以御史持節極命咸能鉤致邊情贊裨廟畫爾尚務追昔軌致其成功詩不云乎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爾其念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

勅曰御史督刺天下道兼論察天下因之以無蔽奸遁誅其天子得之則亦可以穆然無為而守其旒纊夫君道主靜而尚寛以為御史能其官則能使其君如此故重御史也爾具官某茂才通明正骨强立始以韶齒試於祥刑而審克致精偏頗矯聽是使老吏失氣梧卭絶呼夫學問之能必徵於折獄正直之氣必出於平情是用擢爾蘭臺資其藥論維爾洞垣取識没羽章忠朕嘗

覆子昌言識其風旨大都欲以道維法以禮濟威以謹徽為宮府之防以規大為中邉之計官邪著鼎流民著圖才治文章學治功利凡兹棐迪悉本精誠斯悟前賢非為俊物兹授爾階仍文林郎錫之勑命爾既被命持斧三呉大江之間國之腰膂時則水旱寇賊姦宄豪强旁午奔會朕甚憂之蕫子揺山無替朕命張綱范滂則亦猶人爾其念哉

妻

勑曰夫人妻之道亦以諍諍亦以法法猶夫朕之有諍臣法吏也苟得其人朕烏能忽之哉維朕亦以訓有位爾封孺人商氏乃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商周祚之女具官某之妻承尊以孝處貴不驕宜其家人勗哉夫子靜好既著富穀與偕猶潞茹蘆罔濃桃李覩於皂囊諤諤驄馬行行非有旁撓則知中贊矣是用嘉爾封爾仍孺人嗚呼履盈襲盛明哲所憂緊爾女士益凜釜滿則永有慶

父

制曰夫水雖傳器不易其味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此言澤自遠而能流體有分而必合也父子之道則亦宜然爾原任江西布政使司兼按察司僉事寧太兵備道祁承爜乃具官某之父才峯道岸學圃書倉筮令嚴城遂昭義問留樞小滯大猶宏張觀於艅艎三載之功動關豐鎬萬年之計一麾章貢再見龔黄理學相摩才名愈盛而强直多忤淹踈屢摧符離又歌

湯沐為壯既而入守戎曹姚元之之係貫出陳時臬謝
夷吾之功能積勞方遷引疴奄隕而國僑五殺農舂並
停峴首桐鄉碑俎相望生歌死墓形沈名飛若彼趨庭
章於執法教忠禪直又何奇乎茲用贈爾階大中大夫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以及爾子延世長矣尚無寘昧
益佑啓爾後人

廣東道監察御史吳振纓

勅曰夫才氣二者所以興世致功天下之所大賴也然

猶有忠正才以學治氣以識學識出而可以無敗才佚氣矣朕慎難臺諫蘄求名儒非徒健持貴其聞道爾具官某績學名通居身高遠試於宰士知為吉人時使掄才咸稱得俊朕本宋宗慎簡之法因劉摯效用之心擢寘諫臺日聞讜説大儆對仗小試司城膳目並舒銜轡無失夫諫官之道貴去名心法吏之威懼干元氣是以雖有樂口必不以摘剔幽暧明皎日之衷雖有鐵肝必不以刓削太和表清霜之力如爾志貞學廣誠至識尊

庶幾蕭燧之遠時名陳瓘之持大體是用陞爾文林郎
朕謂天下可澄滌而治也將亦咏皇華之詩使予攬轡
抑宋臣曾鞏之言曰御史責人人亦有責之者斯言㦤
然爾尚繹思不懈於位

刑部福建司主事王肇坤

勅曰夫刑者聖人所以厲教天下文明之歸也易賁旅
之德綜於火離取諸此矣是故不宜付之法吏而宜付
之通儒甚明爾具官某仁義之學注為哀敬詩書之氣

被於簡孚精聽審稽以佐其長鄦罰是麗倫要可求奇請他比則不為也自頃風俗寖究暴悖日出禁之不止入用泯棼朕欲稍糾以嚴示世難犯而所司不察或為刻深刻深之治豈曰嚴耶若斯明清庶幾德禮用俾有衆知朕下車之心是則予之忠也夫臯陶之曰邁種伯夷所以折民豈意朕之庶臣有能明此者予玆以奏績授爾階承德郎嗚呼爾道之平可以宰世其敬之哉書曰慎厥始惟厥終終以不困

妻

勑曰夫衽席物之細者也昔之仁人猶以為棄繖則遺故遺故則不足教義矧玆好逑爾某官妻葉氏始居約時宫鍾已著風雨恐懼方舟泳游足明黽勉之心儆靜好之徳矣假其縞綦不替紱佩相將豈不雞旦蟲薨時縈夢寤房敖輿輻永愜從依乎遺挂閴然則誠可念爰贈爾為安人雖入宫而不見尚有好於而家

繼妻

勅曰人臣遂志致能豈不以内助哉房共由而樂室有謫則悲悲使忠㦖樂而才出爾某官某繼妻張氏善相爾夫以能其職畨克之道依於哲人是使下無庾情上不繆聽鈎距遝察嘉肺歸平而罔家於辭寠悴弗歎雖欲不功爾中贊其可得乎兹用封爾為安人嗚呼爾尚敬戒無替則亦有無窮之聞

父

勅曰凡天之道明報而已故或報其德而報諸其子未

為遼邈也明王則之或報其功而報諸其父或亦宜然爾王文煥乃具官某之父聚義連仁有如襞緝覼其茂體鋒岸俱夷自可民比無懷世還繩結而當意激義起任俠周施一州之人悉同憂患傾舟分宅復何以加是故于閭宜容駟馬今爾子惟良折獄淑問有稱本厥由來能不汝尚用封爾為某官維易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亶其然哉

母

勑曰父之教子也不如其母以其靜專而察微其子之成敗無適焉者是故其子之成尤功母哉爾張氏乃某官某之母持詩有齊體易無遂簟衾著孝沱汜敷和甸甸凡民之喪只且君子之樂謂之女士斯不誣矣至若教誨爾子陶孟之能日問平反式資明允以是汝嘉封爾爲安人於都休哉北堂侍奉不其有輝

倪文貞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張永拔

倪文貞集卷四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四川遵義軍民府知府黄立言

制曰朕觀漢代邉徼守臣悉資將畧李廣魏尚汆彤任延之徒才氣鋒舉抗稜籠罩然固非能闢國百里也循持無失而已國家以為守者文德非必赳桓雖絶隘巖

陲惟任儒士顧以國靈不匱恒得其人爾具官某屢試而效移守牂牁其治文明傅以嚴健農桑芒刃相錯為功使德浸於中威行旁遠朕聞而尚之朕惟由秦迄今二千餘年獨狨之種驟被冠裳方踰再紀譬十年之病瘵始淹旬嘗慮乘羸覆然而作得子拊循更益繼者踵事勿失則亦可以無患矣用旌子以風可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朕令所持大振天下者其道有三曰重守令慎疆圉破資格而已三者以子塞其二則朕豈得不又

圖其一乎翘車在前冀子終譽

妻

制曰朕聞馮寶之守南涼其婦洗為之謀之無有失也豈勇可習惟婦亦然歟爾具官某妻封宜人某氏以中華燕婉從其夫萬里戎馬倸離不以為懼今即謂爾夫所綏民靖邊者舉由中贊朕不能知然固巳難矣用加封爾為恭人慎勿以命服為易洊恩為常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父

制曰夫功業非一日之積也其始必有其見端如火熒然終則熏燎其父子之間乎爾原任長稜衛經歷黄登乃具官某之父原其夙所居職比於古之參軍受官銓衡而臨戎幕左右韎韋咄嗟鈐符克以才稱為時所譽則亦文武之資也施於爾子領符絶障内拊羣庶外控諸蠻禮樂機能張弛不失雖專城為貴其道豈有殊歟是父是子允文允武用加贈爾階錫之誥命尚祇承哉

即報朕者其益佑啓爾子如爾結草

母

制曰記有之母没而梧棬不能飲焉澤存焉爾推而言之亦可曰母没而蒯麻不能御焉教存焉爾爾贈宜人劉氏乃具官某之母操績致勤敬姜復出爾子之彊立不怠自其成童則已然矣今貴五馬而釜庾不逮康伯擁綿以泣寇萊捫足而號陟彼屺兮是可痛也朕用加贈爾恭人旌而有子嗚呼夫既有子云何不喜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

勅曰人亦有言以法律為詩書夫以法律為詩書不猶愈於以非法律為法律者乎朕讀詩書為仁義至精之言者靡不致詳法令而高皇帝之制律又什九取諸詩書稽古憲今豈有僘歟其上自司寇廷尉下至郡國聽稽之司朕則一遵古先聖王之道高皇帝之意左握詩書右持法律參伍考平焉爾具官某本諸晶心致精審克東海之無寃民朕則聞之維甬海邦罔不寇賊再歳

以來遂以衰止則刑平之效乎用階爾文林郎書不云乎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爾其懋哉

妻

勑曰法吏之妻勗哉夫子有如曰無以喜怒生殺人則已幾矣爾具官某妻陳氏自爾夫之以哀敬明清著平東海中贊之力則已彰然且夫窶貧者士之所歎而況婦人乎覩斯陽陽焫徽齊德兹用封爾為孺人尚益敬戒無替則亦有無窮之聞

父

勑曰夫水之傳器也雖方圓致殊而不易其味父之傳子則亦猶然爾生員李長祺乃具官某之父以大儒名卿為之祖若父而其子則亦有良吏之聲於天下即爾中處述作已明若以朕所聞其才甚高而學廣義多即徼其祖父若子亦豈可沒哉兹贈爾為某官嗚呼不於其身則於其子信夫

母

勑曰天下之不治則由士大夫不篤其倫不高其節不篤其倫則其義微不高其節則其功墮士行如此朕欲以婦德正之耳爾以節旌姜氏乃具官某之母松栢之心是天所篤靡他靡慝誓存共姜取爾孤貞布諸百爾可使居恒厲氣不絀其功臨危致身不没其義道關風會詎曰渺微兹封爾為太孺人嗚呼以爾父之鯁固爾夫祖父之忠貞萃靈於爾爾子則亦於是有祥刑之譽誰謂節苦而道窮乎

江西臨江府推官令陞東城兵馬司指揮田蘇

兆

勑曰吏治之大者無如理人禁非理人則究抑寡禁非則豪宄紬審若能之何施不可哉爾具官某當理洪州强立察朗僉曰清霜移試輦轂益彰通敏其明習積練所由來矣故曰習者之門巧者不過仍以往績授爾階文林郎使爾司城佐臺使者之察也夫都城百孽所歸譬則松柏之下必有叢草爾職參吏將抑其興文厲武

慈健並章庶以不齊典聽朕教

直隷鳳陽府頴州知州沈延祖

制曰朕觀往代多以其國重臣貴職養優方州而今特使士初試及一命以上者為之夫祖宗之意以為為臣養優則不如其為國責勤也然而責之已甚矣郡督其上譬托頭於肩而邑之肩之猶指之仰臂也輻軸相維轂居其中有難為者焉爾具官某守其家學敷為國華文譽雄騫才鋒健奮屬以筮仕授之名州惟汝陰為中

都根本之區况比嵗當災盜洊仍之會資爾心晶如水月鋭非鈎合浦珠還知孟嘗之異越王石見表虞愿之清誠可雨號隨車天名照蠟用授爾某階抑古人有言曰諸侯並立終善者長焉寧先病而後瘳詎先瘳而後病乎毋棄爾勞則維王休

父

制曰朕惟為人之道以才衛世以福自衛視為固然不知其必有取之取之則必其父也夫遠或難稽冊世之

澤如出戶顧廬返踵可得爾生員授儒官沈應和才名

江海學號廚倉毫茂可覩神清不俗且周施不報循月

令掩骼之文洽比孔云市馮讙焚券之義俱非斯代可

得而求夫景必隨形枝皆臯柢故知韋經之傳為世業

于閭以報其前修矣爰是封爾某階其自今往則益迪

爾子俾罔或恃罔或憚罔方成而忽隳

浙江嘉興府崇德縣知縣龔立本

勅曰令欲乂安天下使桴鼓不驚至治日出其道必由

於得吏吏必自邑令始矣朕求民之莫當饋輒歎亦維古之治主璽金茅土廣厲循良朕師其意不敢忽也爾具官某學成有用體諳無壓秉鐸材蒸分符瘠起頃臺使者覶縷上言凡夫田疇子弟琴舄童禽形其至誠敷為大象亦既卓朗聿於聽觀朕用爾嘉授爾階文林郎抑聞之曾子譽衰於宦成是則可憂也爾盍懋勉其惟有終

浙江金華府金華縣知縣項人龍

勅曰夫吏治者精微之業也有民人社稷禮樂兵刑儒者之務詩書所求莫不歸之苟能其官抑將可以為大臣爾具官某治婺三年大吏上其績曰無不辦者所司覈之曰審是則朕之所厚望也吕虔簡始佐穎川遂期宰相漢制郡邑高等入為三公皆為循端測歸區量才際顧今猶以恒貫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即士初試使一邑之人親之如父母而其聲聞於天子雖不遠顯亦可謂之道行志得矣於戲是豈可以不終哉

妻

勑曰夫受人之民人而為之牧之是豈一人之為乎出則其父事凡事示之水漿入則其同夢儆於雞蟲如此以幾不墜董焉爾爾具官某妻程氏室家之壼非朕所聞若以爾夫宰邑邑治化成名立自朕觀之不有羣資則有陰贊不然則其無中牽也用封爾為孺人於戲含章有終妻道也尚引弗替永孚於休

父

勅曰易曰黄離元吉黄土色也土父火而襲其文明猶之子父相附麗以為道故得吉焉爾項元輔具官某之父朕聞其慕義抗躬志節挺舉學儒不成棄而學劍爾子偉達之氣著於專城則亦其道也是用封爾某官且夫官怠於宦成曾子之所以誡曾元也他日又獨立豈忘斯義乎

母

勅曰夫横海之鱗不生於蹄涔彌天之翼不奮於蜂房

以言乎德產則亦有之矣萬物之榮各功其母詎可誣哉爾方氏乃具官某之母由爾以母道教爾子使其邑人有孔邇之戴其子衆母其母母師比以三年之成授爾封孺人即吏於民不能誠求如保赤子者皆為媿其母矣念之哉爾有母遺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劉勳

敕曰吏道多端其大要使民親之而已朕南睠荆襄師荒繹然夏口兵衝昔人之所慮也然今者沸羹之勢極

於潢池揭竿之心生於愁苦聚天下之才無制賊者聚天下之德無親民者奚惑乎夫吏親民則民知死長民知死長則其氣出何賊之慮爾具官某勤勤翼翼比及三年其效則使穫薪無歎頳尾絶歌旅樂其塗寇畏其界大吏考之曰未嘗有諒矣杜陶以來二千餘年以子張楚可授階文林郎朕以宰之能通於天下則翼宣之道出焉是以有宏文之令爾其懋哉

妻

勑曰妻之曰齊吏之曰理内有齊德者外有理人之功民之父母有與共爲之者焉爾孫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則有聞爾夫至清絶塵形諸焉骨當是之時室人謫之亦烏能介然無變至於三年乎三年而不變其於妻道則亦以成用是封爾爲孺人於戯其益黽勉思日贊贊襄哉

父

勑曰凡人蚤成必其父之遺其未竟必遺諸其子夫父

子同體今以其潛顯殊遘或疑之是猶疑寒暑非一歲之功詎可乎爾貢生劉志宇乃具官某之父積道窮經淹蹟以死孔子曰有命豈不然哉今爾子英挺驟蜚為吏聲出獨立之義既炳以章葢天之道猶張弓亦有不誣者矣兹用贈爾文林郎冀爾不昧佑啓爾子規遠持終即復結草不如斯報也

母

勅曰甚哉婦德之為宫鐘也其夫若子皷而聲之烏可

得没哉爾馮氏乃具官某之母何以知其順以其夫之名儒何以知其慈以其子之名吏天下烏有積行之士無耦德其間奉公之臣無教勸其上者乎兹用封爾為孺人猗歟於是則有無窮之聞壽母純嘏

湖南荆州府石首縣知縣譚尚絅

勑曰令治令已甚司勲則亦治之司庾則亦治之夫使司勲正詞以治其繭絲而司庾骫志以治其保障天下豈有完令哉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

此言民窮而吏益困也具官某政刑德禮條然以葺輯和民人莫不夷懌下戴其上牛車自輸非假羽毛聲稱日出如此則可謂之賢人君子矣朕以楚獮豸淤承兵革粵波南及壑以游鯢秦蔓西延嫁之奔豕殣瘞相望仳蕩嗷然每睇衡湘慨焉廢箸嗟乎茍俾列城之長悉如爾良朕復何憂哉嘉迺丕績可階文林郎維朕以為治之已甚報亦宜然今宏文之求移諸循茂底之厲之則亦至矣其益殫厥心遠期宰世天下安得謂吾民父

毋不可與於股肱乎

妻

勑曰謀及婦人古之戒也不曰夫婦外内以經二物乎且夫譎徧於室而能陽陽左簧右房者幾人哉具官某妻劉氏由其明理習勤終窶不怨於是爾夫得自矯挺品志懸魚不以官財民膏娛其妻子故曰妻者齊也素絲五緎副笄六珈羔羊山河詎謂非配乎可畀封孺人於戲敬之哉孰是翟褘可忘縞綦

父

勅曰夫長民之道取諸其父則皆有焉非必教之睨而視之其則不遠惟孝子之幾深者可與言此矣爾譚可旬乃具官某之父朕聞其誼至高不苟取予無陰陽懐諼罔物之心行於一鄉一鄉俱化嗟乎是烏得無令子哉爾子亦猶行爾之道也夫鈞有方而或為御法土致能而必推火功殊塗同歸莫若父子者用贈爾為文林郎緊容城之民視爾子猶父也是真爾子爾何求哉為

衆父父則已矣

母

勅曰昔者聖王甚重人母故其令曰夏不刈藍夫夏之德赤赤長物而母藍聖王以長物故貴赤以赤故貴藍也則朕豈得不為長民者大報其母乎爾楊氏乃具官某之母既以高行襄隱鹿門而教子子賢名成底績是故天下之善皆可遡而求也茍不求之亦烏知陶侃之廉由於封鮓而不疑寬平有問平反其上者乎母人之

道道在其母用封爾為太孺人嗚呼天錫爾純嘏壽母

燕喜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知縣劉守誠

勑曰詩云樂只君子言吏德也亦言吏有才以致德於民也即吏無才誰德吏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哉夫才亦德之輗軏矣具官某比及三年亦既以成朕觀頃者所司條上保障干櫓並在爾躬夫盜賊不靖則民無農桑威禁不行則吏無教化試爾盤錯

利器颷生使海波戢氛行子鼓柂若乃百雉搴壯不由官財三年屭然裝俸為盡雖鹽亭健令建康城表剛清之德何以踰斯用階爾文林郎頃既擢爾佐郡菰城夫郡之於民漸遠而佐不能專郡事菰又巖地爾其毖哉

父

勅曰夫士行本孝非權輿之謂也孝子之於親茍欲致則必致之其精誠計數才斷氣決兼舉悉會而后其情盡道亦以出名亦以成嗟乎豈不難哉爾生員以孝旌

劉載達乃具官某之父割股稱孝享於朁宗夫儒者之論以為子春傷足而悲惡虧親體割股之義亦猶此耳朕不謂然是其設心以為不如是且死其親虧之云乎今為人臣殺身成仁不為虧其親體君親等耳即其親之體自為親虧何由可譏自爾以理學之儒道出於此斯關至正不為驚奇明矣兹以爾子奏績贈爾某官爾子且以爾孝慈其民忠其上本立道生信夫

陜西西安府華州蒲城縣知縣錢一寵

勑曰天不悔秦禍寇盜蟻結八年不散雍函之聚蕩為戰場燐火晝游白骨山積重以饑荒斗米千錢殍殣彌塗父子相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朕心痛之令兵氣不揚殺賊罔效赳桓無可恃朕惟恃二三良有司耳具官某其治有條民愛其長寇不能犯災亦無害如火攸灼周廬具燼而獨巋然靈光自泰斯亦可謂之奇矣茲以奏最授爾某階朕甚重令而軫西秦即無厭苦勉為朕更拊循一年朕且召爾

直隷嶶州府績溪縣知縣熊維典

勅曰廉者百治之本吏廉則其情静情静則靈見而才出且夫柔剛則吏所兼取也苟多欲則必噬物而甚畏人於柔剛之道何居乎周公之作周官也其心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要其弊吏斷以廉為本朕則師之爾具官某至清絶私邑遂以理凡其灑煩決藴綏良化頑則皆無欲之為也朕以為難用階子文林郎錫之勅命雖然爾廉以自正則可以厲物不可也抑抑乎若涉春

水豈有失哉

妻

勑曰女曰雞鳴聖人著之以風於世閭巷之間聞言及此是亦可經也爾某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嘉爾夫拊循吾民若保赤子官俸之外非有餘財爾之中裏不言可見是用封爾為孺人朕以治績考爾夫以爾夫治績考爾寵命不常爾其念哉

父

勑曰聞之父之教子也十母吏之教民也百父由此觀之為人之父處吏與母之間不競不絿以施其訓茍非下愚豈有不成者乎爾熊希鳳乃具官某之父由爾子懸魚之清徵於馬骨是故知其有本不然則其教也胡威原涉不其鑒歟是用封爾某官於乎入則爾策之出則朕拂之爾子其馬也日以千里

母

勑曰子産衆人之母也抑知子産則亦有其母乎且夫

任崇之教吏也鞭影爾罷參賴之矧伊操績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勤斯天只而爾子以之篤其學嗟予慎旃而爾子以之共其官是誠母師為衆母母用封爾為孺人嗚呼朕將大進爾子即福壽名堂未為異數也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周瑞旭

勅曰邑於天下具體而甚窮吏之才故曰難焉蜀龎統當亂世心薄為令謬不事事然曰非百里才者非正論也且夫百里古之大國古之治此者魯公之才三年而

後報政詎必小材乃得託之乎如曰天下為大百里為小辦大必廢小是謂人勝斗飲不勝勺飲也朕心非之朕茍得一循吏視其才若嶽海然爾具官某品心茂能通敏沈斷承風者謂之嚴健仰沫者謂之溫恭移是使宰天下詎有難哉可階爾文林郎錫之敕命嗚呼由爾之道更一年不變者必大顯庸之朕欲與守令共治天下敢循恒貫乎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知縣張爾忠

勑曰治民之道本諸至誠誠至則志決盡出天下之才莫不歸之矣誠之命才猶心之命手足也或曰才故誠也以其才之所際篤驅其志就之耳爾具官某讀書為學學為經綸治漳三年致專取濟節浮給饋及於人田擐甲治軍民不曰擾甯武再出愚智無端朕不知其誠之生才誠生於才也大吏奏爾績曰最用授爾階文林郎朕以爾為吏有其將畧治民本於經術則知所以置子矣爾益冰淵無以名成而放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鞏焴

勑曰朕聞周公之言曰為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吏投繁處難與之為繁難則愈不治與之為簡易則無繁難者矣是故簡易者才之至歸也宻巫而下卓魯而上則皆用之爾具官某子之大邑三年有成其法以德禮為鞭箠以明清為鈐轄綱紀自立民用以和故曰善政之致和氣猶桴皷也朕嘉子績用階爾文林郎令秦寇南突震鄰虢然民戴其長是則其干城也其吏屬爾謀即

寇至無害者以免難之賞賞爾

陝西長安縣知縣梁州杰

勅曰朕欲興禮樂而兵革不休秦寇九年墮城蕩野師出無功將不能戰歟抑吏不能將也夫廬墓之計急於首功守望之誼盛於袍澤含哺之情安於轉饋農桑之地壯於金湯此四者吏之所得使也令吏不德無術失其民和疾視之心與賊為氣朕甚恨焉爾具官某令秦三年兩城並戴興進絃誦耘耔豪强貧弱以存流亡悉

卒與寇終始民無懼心閭井晏然聲勢俱出是則子以政教為韜鈐子可將也宋人有言安得百子駿布滿天下乎用偕爾文林郎緊爾才倍三年之功可以數世雖然九十日半其慎之哉

倪文貞集卷四

倪文貞集卷五

明 倪元璐 撰

擬碑

奉勅擬撰巨馬橋龍神祠碑文

朕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凡物不足以安大衆則不舉焉若有功烈於民雖冥棲淵沈必求其靈而報之古之制也出畿南百四十里古涿鹿之野天都砥矢之觀

八境輪蹄之會有橋利涉曰巨馬歲久日深霖推波嚙剥圮蕩然僅存基碣而已方時涷涸褰裳可從及其春霪作波秋飈騰滂危湍箭激闊岸霄分望洋結行子之悽鼓柎駭陽侯之怒朕聞而痛之昔孟軻非鄭是輿溱洧之譏晉武平吳遂起富平之築杠梁以時王政之著者也然朕不欲問糈少府迺悉索宮儲命官致工自其年月日至其年月日而成橋高如干丈延亘如干步堅緻壯闊視昔有加朕又念水失其歸則蹍觸時作詔使分流出渚納於巨河倘亦

善建不拔者矣先是凡三築輒圮既成人以為異朕曰其神於兹土者可祀也吏乃上言龍神之靈夫龍陽德而列職於陰其處於水則亦有分土焉考漢以雍州諸水近天子都加車乘騮駒以祀令涿去都咫而神著靈如此夫朕之臣有讀書行義冒險畢忠功施於民而捍其大患者朕必畀之上賞於神則庸靳乎昔禹怒無支武懟河伯彼頑既謎此勦宜旌明矣是用封神為其爵錫之廟貌亦若吏堂皇以聽也嗟乎朕務開仁塗而濟天下懼猶未能神則相

朕使河清道夷民終有慶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言水德之可循幽元之有錫也豈有如國僑之云我無
求於龍哉立石勒銘傳諸永世冀三光為配四瀆並垂
云爾銘曰天府巨津視履所萃有矗其梁以舉厥墜誕
周浮黿噬唐卧虹截其熙攘我軌攸同晉臣舉觴曰天
子聖予則何有神實予聽包靈王海列職臣波淮渦不
舞瓠子無歌有嘉斯績崇封進之攜楹飭俎範其雄儀
國靈歆蒸神光煥發於萬斯年視此銘碣

江西丁卯鄉試策問

問帝王以禮治天下而天下不之知其可知者與為粉澤焉而已夫禮之至盛莫若虞之禋類夏之玉帛商之元牡周之籩豆然是四者天下皆能稱物而名之天下皆能稱物而名之是天下所以不知也記曰禮本於太乙賈子曰禮者養人之道管子曰兵不禮不勝天下此三言者難察也且禮其燦然者矣而聖人則湛以元解使天下不敢問之經曲乃王者自以其德養人而威勝

天下而二子以為是二物者皆禮也禮則若此其亡端者與譬者曰猶之火矣火幽於燧而著其光大養萬物而能殺之凡陰陽生殺之器聚於火顯藏文武之道綜於禮有諸抑謬乎我皇上具神明之德龍興以來崇典極儀颺舉雲會既以即位之明年郊饗上帝其又明年祀於方澤而親釋奠孔子又明年乃朝見日所未舉者月夕陵享耕籍先農以需其時有司已戒矣故覲於今之世者猶幃繡而坐於晨霞之下也然天子於此其內

必有精微之心而外則必有威德之致章於露雷如池鐵山銅尋嶺可察若土能鼓吹言之歟天下覩聽之儔夢然不足與知之也士可不知哉且夫治以禮成而儀亦有辨其說在晏嬰之謹辔馮子太叔之審周旋也問起世莫大於救弊救弊之道存乎審見而决其功察如占氣棄之若灌令天下甚盛然論者以為其數則有五劇而邊圉之事不與焉明經坐販藩相顯市鹺屬無清流郡儁可説獲劇一矣關益額而吏與國分裏榷與

市儕貲則商踽足重困劇二矣衛將十九負竭使督饋如驅湯火輒有髠顱以避鬻子而償劇三矣考成煎峻守令雖卓犖必得彈責而召杜亦化為屠伯劇四矣内地兵驕小撓輒閧主將因氣劇五矣而又曰且有五中吏雖必中於法紀錢穀長民乘非其器黷以取酬肭而不任一也商困必中於居農百貨涌貴民食兼兩雖稔不飽二也饋艱必中於編户官運廢則民解輿始於役富終以繇貧三也守令之歉必中於司農竭澤走險彌

益仰屋四也內卒之孽必中於塞上徼發不應天下血脉與邊劃然遂分兩體五也察此之論五者危見然天下不以為可憂天下舉憂用兵耳語曰張毅養外病攻其內今如士見必云標病不急亦已矣倘亦曰內食實甚則當有厲鍼從之者顧救焚追亡紆步豈貴乎來士汝亦昌言

問爾江右四繩無守之國也渚江於楚楚不予蔽海於閩閩不聽牢山於粵粵亦不肯割其嶺既已涼然而乃

誅致其人於農桑禮樂此固然耳夫大險不列大闗不起自天下戎馬之地瞻望以為神皋即非具生福不能享之也然巨湖浩淼均處阻深洪宏之間嘯聚作矣其後再傳華林瑪瑙東鄉桃源之徒探丸飈發至戕重吏蹦州邑朝廷為捐金錢數萬三易長帥竭數年之力僅乃克之雖百年已事固爾鄉父祖所羈痛於心又今者楚驚黔孽閩海颶突無時譬漬灰延潤忽然可及而又爾鄉賦重與滋催科驟急兵又白徒往者有事輒檄土

軍掐狼桁虎適足騷耳此數者皆爾鄉未形之禍也天下之變生於卒而計立於豫自命之士智畧輻輳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腋下顧愕眙反走此可歎也孔子曰葵猶能衛其足諸士即無嫌過計試條所宜嚮者爾鄉大吏如孫忠烈之謹備禦王文成之精募練以治兵韓襄毅之均里甲唐文襄之清飛詭以庇賦成法不墜倘可修舉增飭之乎夫學者牖户之謀參於性命豈必鵞湖所廢講哉

策吏將兵民

天下非無民之患而患無吏非無兵之患而患無將非兵不足衛民之患而患吏不能自衛民非民不足養兵之患而患將不能自養兵非分民於兵而以兵竭民之患患分吏於將而將不能吏非分兵於民而以民啇兵之患患分將於吏而吏不能將夫兵之與民可合可分者也譬之手然專其能於一手而以一時持攫一時抑搔可即分其事於兩手而以左任持攫右任抑搔亦無

不可也將之與吏不可分者也其職可分其才不可分其才可分其志念不可分也譬之人然未有方任右手而擊其左手心不知痛勞其左臂而吾自顧吾右臂不還相護者也故以兩手分一身之事其道適歸於相濟以一心分左右手之用未有不出於相屬者矣夫古之制為兵民者其始井田為軍伍兩卒旅任地制賦因隙講武共輻以旋之而不屬其後鄙民為農國士為兵農不識干戈兵不諳耒耜晝畔以區之而亦不屬其始一

時治兵三時耕稼一歳衛士一歳材官當夫漢祖唐宗之盛極規其兩便而不屬其後市籍皆征封君畢役番上變為騎兵長征以廢邊戍或以召杜郭李之徒自治其一區而亦不屬是故兵民之有濟無屬則已久矣兵民不相屬而吏不善取民則自屬民將不善養兵則自屬兵即吏與將不自屬其兵民而吏不能將則適屬將將不能吏則適屬吏將屬吏則迫吏不得不出於追呼吏屬將則迫將不得不責其轉運將自屬兵則不得不

卸怨於單匱吏自厲民則不得不委咎於考成此四者起禍逃責天下之大慝也古之忠奉之士心計之臣未有若此者趙充國之討西羌也其先事則教耿中丞以湟中穀賤糴二百萬斛其臨事則上糧穀茭槀之數而議行屯田張詠之守益州也其始事則聽民以米易鹽得米數萬其終事則奏罷陜西軍糧充國恥不能自饋其兵而張詠恥不能取饋於其民然而羌日以困蜀日以富羊祜之帥荆州也初至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

之積倪寛之爲内史也始以多逋租殿後以牛車爭輸最羊祜勞其兵於十年之計倪寛竭其民於一日之供然而兵竟平吳民不怨漢故使充國翹戰功而求宿飽度孝宣必不罪其煩民使張詠閉近糴而責遠輸度宋眞必不誅其餒士使羊祜以伐國之大謀正告其上兩河而還度不敢辭其轉運使倪寛以被譴之嚴文歸㦁其下三輔之衆度不忍怨其追呼然是數子則皆有所不爲由斯而談豈必一隅之師能竭天下郊圻之吏不

問封疆資糧之供定出漕輓而上上之考決本催科哉故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人之治民者必籌兵古人之為吏必以全力副將古人之為將必以餘地予吏冠恂近魄燕趙遠餽關西以守其河内李晟内無貨財外無轉輸以戰於渭橋使今人為之則必變色而揚揭竿之勢大聲而攄絶命之辭韓麒麟朝務農桑夕謀生聚末事而憂戍役岳武穆北支强敵南敵楊么臨饋而歎民財使今人為之則必拱手而

驕壁上之觀抗章而責絳河之慢故周漢以降宋唐而上將帥守令之無能而不相為用未有如今日者也今自兵興以來守禦戰鬬日習其事天下之智謀才力宜無有不出者天下之精神志氣亦宜無有不振者然而今者壁壘未渙澤井猶荒兵蜀靈之曰象人民牂羊而吟墳首苟求其故雖三尺童子必知咎將必知咎將之無將畧必知咎吏必知咎吏之無吏幹而令將之言曰非我也單匱使然爾吏之言曰非我也考成使然爾二

者之意以為空虛之没人韓白而功令之驅人桑孔也嗟乎聚九府之有注之一方日輸月將不可謂不繼也維正好義取諸其所固然亦不為無制也以是為厲將必務竭澤之漁以壯作好中軍之氣發竊租之諂以袪甘泉烽火之凶斯已迂悖矣然即謂令之非以單匱厲兵考成厲民固有不可何也國之養兵者不如兵之養將者也國之取民者不如吏之取民者也夫妻子田宅主將樞要此四者皆兵之為將養者也贖鍰羨例公費

行稅此四者皆吏之取乎民者也此四養四取者將與吏咸共奉之比於聖言王制握固謹持雖火焦於上池竭於下不可移奪而於是遲之一日有終月之饑益之錙銖有什伯之害在兵如尩羸之體偶間參苓即萎靡幾墮在民如負重之肩稍加升斗即僵僂欲踣故夫單匱之至於厲兵考成之至於厲民也亦皆將與吏之為也且夫興師動衆積十餘年雖京茨偏野禮樂盈朝不能不見襟肘之形而出權宜之計者勢也若夫良將賢

有司之處於此則必有法焉是故充國羊祜尚已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祿賞自足不取備於內宋姚內斌之於慶州李允則之於雄州莫不皆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矯首大呼王素守渭城減省戍卒而積粟支十年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用寡張巡與賊戰弓矢械甲皆取之敵不自修製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困虞衡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

不有其家而軍益富岳飛與兀朮戰兵無現糧將士皆忍饑不敢擾民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雖遭匱乏無脫巾之憂是故張詠倪寬尚已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逼下户以俸輸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損上益下李翱教民以田占租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而貧弱以安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裒多益寡劑量窮富何敬叔榜縣受餉物各數十以貸貧民輸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詭濟种世衡以嚴

治武功凡有徵需但以片紙榜縣門無不應時集者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雖追呼不害王慧龍守滎陽農戰並修歸附萬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民治兵董安于之為晉陽韺矢於荻蘘銅於柱數年之後而皆利賴之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保障而理干城凡若此者皆能有以靖其志慮畢其計謀以著其神明其為國家章美救粃修濟袪厲亦多術矣故曰萬里之淵連於竅木千仞之谿升於垂綆此言

極阻之可與致功至難之可以施救也今為救時之議者發言盈庭不曰縮餉則曰加賦縮餉主於清兵可行而不能行加賦則益困民不可行而不能不行於是有起而兩非之者而亦究歸於無策非無策也鷹揚不作乳虎成羣縱復晁賈盱衡計陶研策鏤脂畫冰亦何益於數乎且匪獨此也今盡國空鐺司農仰屋夫將博求通變深計之士而四顧無與窮年而不得固已焦然矣然愚謂亦不如選擇將吏而與之謀之則必有成姑無

暇枚舉舉其大者如執事所咨屯壃二事其地之廣土幾何民之無田兵之不任戰者幾何豪右侵没幾何耕具種本何出幾口家幾咕鹽責商輸粟其何塗之從凡若此者問之他人不知問之分符列閫於其土者而有不洞然是謂披裘握冰不自知其煖凊也審惟是釋然挈擔而歸之若使謀其家計然者而乃重其事權寛其歲月大賞嚴誅以隨其後不出十年紅朽之盛可致矣是故將吏得人天下大治漢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為將耳孝宣曰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古之致治之主灼然有以察其關鑰之所存如射審的固不誣也且夫辨天下之事莫不以才天下無事庸人擾之以多事天下有事才人靖之以無事才者事會之所迫心志之所呼也今使將注意兵則將才出吏注意民則吏才出將之心不分民吏之心不分兵而文武之兼才出矣此二才者周計而造功規全以慮變其鼓檝通志猶聚乎一堂之上而謀之世有此二才者而其時之兵與

民翕然如一父之子是故歸於有濟無屬今欲為容民畜衆本固邦寧之計而兆釁猶責帥之心銅墨有素封之氣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孰謂虹升而雨降乎

視學及士習文體策

王者之强其國必以詩書禮樂其治柔國則愈不能釋此也故欲威天下必先造士士賈勇不足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天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於是揚其翠華則含菜而祭瞽宗袒割而養老餽酳而乞

言旁皇於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開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強也故饗奠之恭講論之美其柔可握而由其道則可以厲威而訓武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返獻馘焉以為攻戰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祈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泮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束矢戎車而已先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於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砭劑而文其膏粱夫歐子則不知布和於臓逐其瘵蠱也然昔者先王

之於學也仲春仲秋有視季春有視有旦入有晝入有暮入其於事為習於士為涵泳為嚌嚅教成而材備故曰卒然起一方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疑怍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再世相繼則一舉之固已疎矣然間起之覼則亦可以使天下邺然而有作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不作也士者沈摰之器而飛其聲氣躍於文章察此二者則士之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隨焉運隨天化

隨國故以士之為此二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平建初之年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圜橋至化介冑為絃誦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砥植名行雖至封首不可得抑其覃精厚思而為文章前則天人矢正後則典引規奇及於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於典則矣然而其國靈所蓋則大宛之蹄躑於六閑抑覊之齒鱗於司會日逐之庭列於北闈哀牢之部綴於永昌終漢

之世首功不絕也故曰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若夫唐宋之代舉其具文譬鑽僵槐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並峙高皇帝闢乾而養士於蒙泉文皇帝奠坎而覲文於離火路車頻駕誕敷恢恢思皇之猶可得而覩也其後則肅皇帝再興之典禮足以震中葉而有光而神皇帝一鼓之教思或不能保五十年而無斁則我皇上今者鸞斿之耀等於天披天

下之士以為游於帝庭饗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鬼方未克所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即不韎韐以從茲六飛之靈勤抑如此者非天子之修不急也天子則猶是問鴞音於泮水矣故自數日以來小大並奮執事謂其象必鼓為烝皇而蹶生之勢將有見端於士習文體之際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成習而相播為文莫獘今日矣然皆相於弱不相於強也為士習之獘者五含龜觀頤一也蚤虱之狩二也佻達

城闕三也不剌繡紋倚市門四也朋鮭聚鵂五也含飴
齦頤者餔餟甘於齊卿餐錢貴其宋相蚤虱之狩者蔘
盤陳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伲達城闕者舞態極於欽
明琴心妙於司馬不剌繡紋倚市門者王門抱其竽瑟
主第奏其鬱輪朋鮭聚鵂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
投甓凡若此者皆由其宵貌苹質神不足以定體而為
之也為文體之獘者五嘈囋為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
以移面為奪胎三也褫其鳳羽戴其蝟皮四也逐於狐

鬼五也嘈囋為悦者子雲嗤靡於繡鞶士衡誚淫於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於讖緯平子游奕於鳥占以移面為奪胎者紹述聱聲於絳園彦伯變文於鷗閣虒其鳳羽戴其蜩皮者劉勰擬鷹鸇之觀郗隆竄娵隅之謂逐於狐鬼者麟篆詭少陵之秘蛇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由其弱弓微繳機不足以要其的而為之也是故二者之為其兆則皆足以致兵禍而使之儁則必債轅使之行師必棄戈而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曰軍

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於士志則豈得揚哉自數十年間官師之條日上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革也則庶幾於橋門觀聽之會鏃羽相觸翩然反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高皇帝羅郡國之儁使學於天子出則膺顯職筦天下大柄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盡鴻都之鬻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於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天子自

為下說鳴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儒之言稱制决之而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振猶響玉也令天語秘於堅篑賫睿思襲於重幕則是使天地閉霆而啟萬靈之蟄仲尼棄鐸而醉七十子之心猶浴温泉有濡無擊此不足以起也古者取士孰察其人而用之今則糊名而求其文字古之為文者取格於古今之為文者取格於一代之制凡士之所為禪於聖燈者皆不可以謀於王鈇則是覲覺相之圃不可以得饌升桓榮之堂不

可以得車馬猶懐三山沮於滯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
三不起者雖天子月一臨膠序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
一日之感浡於人心者所謂免起鶻落不急逐則遂逝
者也如愚之議請必自天子更張之其上者禔躬典學
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衰志無所
冀倖而為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實學以六經為師諸史
為兵衛士通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議天子則以
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其次則追原

祖制青青之衿不得以易上農之粟多金之賈不得以奸胄子之倫以時起居去其敗羣以與其行試士之文專取論議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帖括如巫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之功一故曰並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蓋惟其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也忠義之心發則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如此則儒者之用見於天下而將帥之材出矣晉謀置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

詩書故以天子之修舉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救斃扶衰者譬燧出於掌火降於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蟾蜍之毀中於螺蚄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造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雄其武也今海内之情沸然日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於士之行與文急治其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异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定其末哉

明目達聰論

帝王周知天下情注於虛而神存焉所謂神者開寤於心與萬物相見雖覆以十重之幕其光不沒也劉安曰意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夫默默漆漆聞雷窺堂揩鐘以為日者天下之寐人也熾然張金目以快射而研雉登牛鳴之聽若韓侯智氏之能亦明主所不貴矣故以韓侯之察細及豕耳而申不害以為盲聾將至智氏園亡一桃而知之而不知韓魏之舞欺於肘足其神之有

小存所為大亡也且天下之形竅纚屬而奔耳目則立敝之道也聖人為之革其器以存其靈故取諸旒纊聖人之德備諸易苞乾坤而賁華於六子位目於離以麗正而兩作宅耳於坎以心孚而有尚坎離者大險大死之所在也離既昃而焚如錯於乾澤之交虎咥人而耽目坎枕窞而寘叢棘綜於火雷之會何校而滅其耳聖人以為眇目滅耳則不足與辨物故於目去多白於耳去痛不辨物則不足以斥其疑故於目去幽谷不覿於耳

去喪牛莫聞不斥其疑不足與爲明聰故於目去見斗見豕於耳去聞言不信若然者精沈而照遠睟曰日上於天耳下於淵目天耳淵聖人之游也且夫耳目蒙而霽於明聰譬木蒙而霽於火木生火火燔木明聰生於耳目而燔耳目也故繁響淫觀雕辯蠱飾庸主悅之枕腱而席體大功顯業仁稱義蹟瑰觀瑋聽者則英主之所喜也然使英主欣然而動於其情盡智而爲之而其明日敗猶噓野燐不足以出其焰矣昔者大冪莫如漢

武而信主父置朔方郡發策引難章其雄察張騫乘之以為大宛可結月氐可通孝宣之治以為嚴教吏則無失職膠東相因是以占流民八萬而詔書曰治有異等之效宋神之朝氣罣於金陵之褊心猶日没於虹也新法之出萬釜並沸猶且曰今之古人夫此三君者天下之至奮也其志在於抗稜四裔阜民生而利天下而四臣者應聲而射以傷其明聰是四臣者其持之亦有其故矣而三君者以其明聰轉捩而下投之故以漢武為

明是耿之視也武人而為大君以漢宣宋神為聰是滅耳之聽也履上位而何校夫天子之明聰橫出而不正其歸則同於耿滅故堯舜者明聰之至也葢嘗論之使治水九載之縣播其掌蹠訖於偃騫之代則必齊祚而揖其大勞靜言象恭之共工搴唇出齦蹙肩隱項以託於王成安石之樠則必聚雷而褒其幹謹當此之時四岳之智存乎蓬艾也曰於都哉而堯曰吁咈哉堯吁咈齊其蒙而舜遂以生其流殛之道譬諸射者堯張弧而

舜決注之堯舜者共耳合目而治者也堯舜清微其身以偏知天下而其神不外故曰神生其光非力索可得矣商宗之置相也以夢而啟信周成王之聖讒也以風雷而破疑天下烏知聰明之道有得於其夢與風雷者乎

主術論

聖人之治天下譬天氣之變萬物不著其力神行而不勞也夫聖人者離象領獨之名也使衆人芒聖人亦芒

衆人懼聖人亦懼衆人費聖人亦費衆人竭聖人亦竭則無為貴聖人矣良醫之見病皆非衆醫之所洞也中庶子曰中害扁鵲曰蹷齊人曰蹷倉公曰湧疝故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陰陽之所見榮徵水徵火聖人則皆有不因者也古之至人俞跗之徒因人考病因病求物故使茯苓執補巴黄執瀉冰黛當熱桂附當寒此八物之於四病者猶星野相握終古無變然或循其故而以殺人者以其惑於表應昧於主患

主恩不明則治之者皆容治之者皆容是以賊為其救也以賊為其救則神農之道其以殺天下無遺矣是故聖人之救亂也在明標本標本既明則不治者皆治昔者堯急舉舜則不務誅共驩舜急除四凶則不務勤有苗文王治一崇密即不身聽虞芮之訟孔子戮一少正即不苛求慎沈之奸然而智者所瞻通人之論以為堯刃共驩而寄手於舜舜抗有苗撻於四凶周政以大兵息小刑魯治以一誅正羣罪由此而言即謂放勲之果

刑誅帝姚之毒征伐姬文之善獘獄仲尼之好察奸何為不然哉且夫與世變俗制於神明此非無術之所能為也聖人之為此者必有楗捩箕以計數紆軫曲塗隱神制氣以達其事今欲徑遂為功正告疾取建鼓大召扶繩督趨以播船於山與驥逐走是則夏羿夸父之所不能也子貢之機不挾以圉人之捩役人之力不振以管仲之鈐去馬安得返仲尼之櫪槩車亦豈易達齊桓之庭哉是故相救之術不必其相反獨謀之功非期於

獨勝甚矯之行有激之事察者所求聖人不貴也昔者漢唐之世亦多察主矣孝景以其下多欺則矯之以智數智數雖精不能勝衰盎而其甚者外以播其宗國內以棄其世臣孝宣以其下多玩則矯之以束濕束濕雖刻不能勝王成而其甚者使天下歸寃於趙蓋朝士移畏於恭顯德宗以邊將不法激而為中制於是逐白志貞而用霍文塲竇璀然志貞漁獵富人而竇霍頤指樞要其究則神策以殺大帥北軍以縶諸儒肅宗以寃獄

無告激而為下聽於是疑謝夷甫孫鎣而信毛若虛然孫謝以執法嬰愚而若虛以平反媢權其時則賢宰因之以蒙褫權璫因之以震主夫此四主者其志皆出於窮奸救弊其法亦足以儆頑擊蒙而循偏極流適以益禍是故古帝王之末治皆有難循者也今豈謂耳目非皇華之義刑名非五宅之謨綜覈非取謀於考績鉤察非臯教於鞀鐸者哉本計不得而徒循美名以驚天下則其身不靜其身不靜則其道有巇務道而使有巇小

人抵之仁義猶足以亡國況法制刑威乎故曰君猶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世相害人主以德心驚天下則天下日敝害日以生凡道必有端物必有數端非守曲而以統遠數非窮多而以立少是故天下之言主術者皆貴乎其不勞也不勞者其有甚勞者矣今夫萬物皆尊綱而貴緒也自其拱手而享之綱立無不立緒理無不理聖人以是玄晏恭已無為自其歷物而求之排繁擇簡揮詳取要考萬目而選一綱攬千絲而得一緒聖人不

亦黽勉敦云而有事者乎夫連錢以貫善制紛者也而為貫集材是生經緯之事人皆蒙貫之便人皆非坐而得貫者也是故治天下者而貴無為既宜以術取無為治天下而貴無逸則務乎其術亦足以幾幾勑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矣詎必以尚元守約為是闇弱無所知能大業之所不收英君鄙而弗道者哉夫所貴乎英君者貴其不必有能而所能者即必天下所不能不必有知而所知者即必天下所未知堯曰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高宗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夫岳牧未有言洪水者而堯已知之天下無人知有傅說而高宗以為得之夢見堯以數字寫洪水之狀痛於颺言高宗以一夕審傅說之容熟於舊識堯不必日游康衢此其得法以坐照者也高宗亦非必真通帝座此其託夢以示靈者也故以二主之清徹恭默而萬里之遥不能欺以利害一介之賤不能遁以鬚眉後世之主苟欲周流六虚鉗控四遠有如堯高宗者亦已足矣而

烏知其時不戮一人不求一獘比周則猶在側方命則猶在官三年以前則猶無言三年以後則猶無事而時雍不改中興坐躋協和無威主之稱赫濯有强國之譽以此觀之治天下之不可無術也章章矣術者道事之機轂也道無術輔天下必以道為愚而苟非術以制事事可勝逐乎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蓋言務本迎機之易為功力也

倪文貞集卷五